

荣毅仁的父辈

李占才 张凝 / 著



人物系列
中华民国50丛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华民国史丛书·人物系列

荣毅仁的父辈

李占才 张凝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荣毅仁的父辈

李占才 张 凝著 责任编辑 张 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开封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39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0—13000

ISBN7—215—02367—2/K·386 定价12.50元

编辑说明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号召编修中华民国史和重修清史。一九五六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被列入重点项目。一九八三年，邓颖超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性。

开展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胜利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曲折过程，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提高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和决心。

本《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对中华民国史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起促进作用，并能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民国史知识。

本《丛书》拟通过较系统地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事件和专题，全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收录的范围，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覆亡止。

本《丛书》要求史料翔实可靠，观点正确，文笔流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恰当分析和评价。

本《丛书》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年11月

序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实业家。他们所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系统是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其规模之大、资本之巨、销路之广，是其他企业所望尘莫及的。因此，荣氏兄弟赢得了“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殊荣。荣家企业在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生、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

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剥削的缝隙中成长发展起来的，荣家企业当然也逃脱不掉这种厄运。荣氏兄弟出身于素称鱼米之乡的无锡荣巷，虽从小备受父母宠爱，但涉足社会较早，曾当过学徒、跑街、帐房。19世纪末便在上海与人合资开设广生钱庄，并兼营茧行业务，逐步积累了一些资金。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外资外债大量涌入中国，设厂开矿，大获其利。在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威胁下，不少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掀起了“实业救国”、设厂自救的热潮。在这股热潮影响和强烈发展资本主义欲望的刺激推动下，荣氏兄弟毅然决定由经营钱庄转而投资实业，20世纪初，创办了第一个企业——保兴面粉厂（后扩大为茂新面粉厂），以后又增设福新面粉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帝

2015/6/4

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面粉工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战争期间，各交战国粮食生产急剧减少，面粉生产萎缩，廉价的中国面粉成了各国的抢手货。荣氏兄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大力发展，扩展新厂，增加生产。他们生产的面粉曾一度远销英、法及东南亚诸国，占领了国际市场。巨额的利润诱惑，又进一步促使荣氏兄弟扩大企业投资范围，他们从面粉厂进而创办纱厂，从振新纱厂逐步扩展为申新一厂、二厂、三厂、四厂。至此，荣氏兄弟从1903年创办的第一个工厂——保兴面粉厂，至1922年止的20年时间里，一共创办了茂新、福新面粉厂12个，申新厂4个，计16个企业，工厂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大城市，工人总数达12900人。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荣家企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但是，这一黄金时刻存在时间并不太长，虽然以后工厂继续有新的扩大和增加，可从30年代初开始，荣家企业在“九·一八”炮声所引起的民族危机中，以及国内政治经济情况日趋恶化的影响下，逐步陷入困境。外资外货的侵袭和国民党政府的加税盘剥，使荣家企业欠债累累，一度几乎到了资金倒挂，濒于破产的境地。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荣家企业遭到空前的浩劫和破坏。上海、无锡等地先后沦陷，荣氏兄弟在上海租界区以外的企业，全部被日军破坏和强占，经济损失极其惨重。面对国家的危亡、企业的毁损，使年逾花甲的荣宗敬忧心如焚。中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上海呆不下去了，荣宗敬被迫出走香港，荣德生也暂避汉口。长期的精神摧残和折磨，使荣宗敬原已过度虚弱的身体日益恶化，他顶不住了，1938年2月10日在香港与世长辞。长兄的逝世，使

德生痛心疾首，泣不成声，他不得不挑起了荣家产业的这付重担。挫折并没有使德生气馁，他一面着手酝酿恢复荣家企业的宏伟计划，一面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因为他深深懂得企业的命运是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无锡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带头募捐物资款项，慰劳前线将士，并不畏强暴，严词拒绝日商企图用“合作”经营方式，吞并荣家企业的图谋，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民族企业家的高尚品格。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同样也给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带来了胜利的喜悦，他们满怀希望认为从此可以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可以在和平环境中发展民族企业了。但是，国民党政府又挑起了内战，扩军备战，抢劫掠夺，使原已被残不堪的中国民族工业失去了发展的希望。荣德生原想在抗战胜利后大干一番，以挽回战争期间的巨大损失。可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又张开血盆大嘴，妄图吞噬民族资本，这使荣德生刚刚燃起的一线希望，又很快熄灭了。他抱怨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资本企业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政策。更有甚者，荣德生及其荣氏子女又数次遭国民党有关当局绑票、拘禁，这一铁的事实说明，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压迫和剥夺，已经到了强盗式的公开抢劫的地步了。荣德生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感到绝望，他顶住压力，拒绝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也放弃了暂避香港的想法，决心留在祖国与企业同存亡。从此，荣家企业获得了新生，荣氏兄弟振兴民族，发展企业的伟大抱负真正实现了。

荣家企业发展与衰落的过程，是旧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一个缩影，解剖荣家企业这只麻雀，可以从中窥探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基本面貌和规律，其“黄金时代”的鼎盛发展时期，企业的经营思想、管理制度、改革思路可作我们的借鉴。

荣家企业的兴衰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荣家企业的发生、发展是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搏击中前进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华民族到了十分严重的危急关头，不少爱国志士苦苦思索着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其中有些具有良好愿望的人认为中国的落后由于“实业不发达”，于是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荣氏兄弟创办实业之时，正好是《马关条约》以后，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堵塞漏洞，挽回利权，发展实业的思想因时而起。但是，民族资本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外国资本主义决不会轻易放弃已得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利用不平等条约攫取的各种特权，千方百计箝制民族资本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廉价倾销政策，更把民族资本企业压得透不过气来。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更是采取各种手段巧取豪夺，随时准备兼并民族资本企业。在上述各种压力下，民族资本企业或者实行同业兼并，厚集资本，以利在斗争中成长；或者利用人民的爱国行动，抵制外货，乘机发展。荣家企业的发展正是这一过程的写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同人民站在一起，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这里可以找到根源。

第二、荣家企业的发生、发展贯穿着荣氏兄弟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民族工业的盛衰变化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声势浩大的抵制外货运动，给民族工业带来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荣家企业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1925年的“五卅”和1928年的“五三”两次反帝爱国运动，极大地打击

了英、日资本对华商品的倾销，荣家企业纱、布销路也由呆滞转为畅销，申新纱厂的“人钟”、“宝塔”等牌的棉纱供不应求，获利倍增。荣氏兄弟深切地感到他们的命运是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在反帝斗争中态度是明朗的。抗战期间，日军软硬兼施，利用一切手段企图收买申新一厂和八厂的产权，但荣德生严词拒绝，不予理睬。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商又企图与荣德生“合作”，经营申三、茂二等厂，均遭其抵制。他坚定地说：“宁为玉碎，不欲瓦全”。抗战爆发后，他又率先带头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将士抗日，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企业家的民族气节。当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纷纷逃离之际，荣德生又同广大工人一起护厂迎接解放，坚决表示：“我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其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敬佩。

第三、荣家企业的发生、发展是同荣氏兄弟的独特经营管理分不开的。

荣家企业的发展历经坎坷，道路崎岖，在激烈的竞争中能站住脚跟，并独占鳌头，确实不易。究其原因：一是在资本积累上具有远见卓识。他们采取“肉烂在锅里”的积累方式，就是说把企业赚取的利润，全部或大部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继续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他们不象有些资本家目光短浅，将所得利润的大部分分给股东，而是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从事扩大企业再生产或开办新的企业。这种滚雪球的办法使荣家企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福新一厂1913年创办时，原始资本仅4万元，开办之时就议定，“三年不提取红利，用以扩充企业，股利亦存厂生息，以厚资力。”因此到1917年就增加资本15万元，1918年又增为30万元，1919年增至50万元。这些资金都是从盈利转化而来的。又如

申新一厂创办时资本仅30万元，1922年增资到300万元，其中230万元也都是从盈利中转入的。为了贯彻这种资本积累方式，荣氏兄弟在企业中采取无限公司的形式，并在章程中规定：“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于其他人”，这就保证了股权不至分散转移于外人。资本积累的直接结果是保证了各企业机器设备不断扩充和更新，从而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本降低，产量质量提高，使企业在竞争中增强了实力。二是敢于大胆革新，以懂科学知识的技术员代替封建落后的工头制，并实行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推行工程师负责制，以及“标准工工作法”。实行严格的管理和考核制度，奖勤罚懒。统一财务管理，推行成本核算等等。在这些改革中荣氏兄弟实行“恩威并用”原则，即既严格规章制度，严厉惩罚办法，又注意宽容之道，奖励生产积极者。三是注意培育人才，并将此项工作作为办好企业的基础和根本。首先倡导教育，鼓励职工子女入学，并又创办同企业对口的公益工商中学和高等学校。这些学校所办专业基础厚实，应用性强，为荣家企业输送了大批技术骨干力量。其次注意在职人员的培训，挑选部分骨干出国考察留学，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工作。注意对在职人员进行岗位培训，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荣氏兄弟在20世纪初就注意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具有远见的民族企业家，荣家事业的成功将使我们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张圻福

1982年4月于苏州大学



李占才：苏州铁道师院历史系副教授。祖籍安徽，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要著作有《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略》、《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主编）、《中国现代史简编》（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副主编）、《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与人合作）等，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张凝：江苏无锡人，1988年获史学硕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曾参与编写《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一书，发表专业论文近十篇。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序·····	(1)
一 启明星升起·····	(1)
西乡破落户·····	(1)
荣家小哥俩·····	(3)
小学徒的蹉跎岁月·····	(6)
步入生活·····	(9)
经营钱庄·····	(16)
二 初涉荆棘路·····	(21)
去广东的启示·····	(21)
大保墩风波·····	(26)
从“茂新”到“振新”·····	(34)
第一次风险·····	(40)
基业初定·····	(45)
三 创“王”的实践·····	(48)
新世界畅望未来·····	(48)
再去上海创“福新”·····	(52)
大展宏图·····	(56)
“雪球”越滚越大·····	(66)

	茂、福、申新总公司·····	(71)
四	守业维艰·····	(72)
	欧战后的萧条·····	(72)
	夹缝中求生存·····	(76)
	“二五”库券风波·····	(78)
	在抵制日货中发展·····	(81)
	继续兼并扩充·····	(83)
五	倡导改革·····	(86)
	革除封建工头制·····	(86)
	“恩威并用”·····	(90)
	选才育人·····	(94)
	更新设备·····	(96)
六	风雨飘摇·····	(99)
	申新搁浅·····	(99)
	荣宗敬退职·····	(104)
	“整理”还是吞噬?·····	(106)
	“申七”拍卖·····	(111)
	宋子文的“好意”·····	(114)
七	惨遭洗劫·····	(119)
	卢沟桥的炮声·····	(119)
	迁难今难迁·····	(122)
	炮弹长上了眼睛·····	(126)
	战火烧到家门口·····	(129)
八	巨星陨落·····	(132)
	“我不出来维持叫谁维持”·····	(132)
	荣宗敬逃避香港·····	(137)

	宗公含愤谢世·····	(141)
	倒下一尊佛暗了整座寺·····	(144)
九	劫后余生·····	(152)
	劫难之后遭“劫管”·····	(152)
	寻求庇护·····	(154)
	“孤岛”繁荣·····	(157)
	申四、福五内迁·····	(159)
	寓公没有冬眠·····	(163)
十	外损内耗·····	(168)
	孤岛沉陷·····	(168)
	艰难的“发还”·····	(175)
	奄奄一息·····	(183)
	磨擦生隙·····	(192)
十一	谋略复业·····	(203)
	深谋远虑·····	(203)
	如意算盘不如意·····	(209)
	筹措资金多艰难·····	(213)
十二	元气难复·····	(219)
	胜利“梦幻曲”·····	(219)
	一分为三·····	(224)
	复业不能复元·····	(231)
十三	飞来横祸·····	(236)
	众枯独荣·····	(236)
	德公遭“绑票”·····	(243)
	“是祸躲不掉”·····	(251)
十四	兴学重教·····	(258)

“临时参议”	(253)
兴办教育	(262)
热心公益	(264)
十五 步履维艰	(270)
“杀鸡取蛋” 官夺民利	(270)
“走钢丝绳” 民利自谋	(274)
接力“滚雪球”	(279)
十六 明智抉择	(282)
“经济戡乱”带来的厄运	(282)
燕恋故土德公坚持不走	(285)
十七 老骥伏枥	(293)
夕阳无限好	(293)
德公病逝	(296)
经营之道	(300)

后 记

一、启明星升起

西乡破落户

无锡惠泉山麓、五里湖畔有座典型的江南小镇——荣巷，它位于西乡，粉墙黛瓦，青石铺地，北面龙山山脉绵延耸立，南面梁清溪水缓缓流过，由于风调雨顺，气候宜人，四周河渠交错，田网棋布，一年四季洋溢着丰饶富足，繁盛兴旺的景象。

荣巷是荣姓人聚居的地方，传说记载，荣氏原籍湖北，始祖荣逸泉，字荣清，号水濂，出身官宦之家。明朝洪武末年，逸泉辞官出游，一次，自金陵来到无锡，正值蟹鲜鱼肥，稻麦飘香的时节，他被当地旖旎丰腴、山明水秀的景色吸引住了，于是举家北迁，在惠泉山莲花峰之南、梁清溪以北的长清里（即今荣巷一带），择地建宅，定居下来。荣逸泉生有三子，他去世后，三子分家，继续营造，世代繁衍，形成上、中、下“三荣”。由于面濒梁清溪，交通便利，商贾兴盛，荣氏家族从16世纪起借助水路航运商贩，至25世荣庭芳时，基业扩大，人丁兴旺，成了远近闻名的旺族。

荣氏兄弟的祖父荣锡畴是荣逸泉第16代孙，属“下荣”。和诸多先辈一样，他是个商人，年轻时，驾舟梁清溪，在无锡、上